



“反者道之动”丛书

反英雄

黄肖嘉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反者道”

丛书主编 季广茂



反英雄

黄肖嘉 著

ANTIHERO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反英雄 / 黄肖嘉著. —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11

(反者道之动丛书)

ISBN 978-7-04-046059-9

I. ①反… II. ①黄… III. ①人物形象—文学研究—
世界 IV. ①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73441号

反英雄

FAN YINGXIONG

策划编辑 孙璐 责任编辑 孙璐 装帧设计 张楠

责任校对 刘春萍 责任印制 毛斯璐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邮政编码 100120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网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hepmall.com.cn> <http://www.hepmall.com> <http://www.hepmall.cn>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6.5 字数 95千字

版次 2016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8.0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46059-00

“反者道之动”丛书总序

季广茂

“反者道之动”一语出自老子的《道德经》第40章。

众所周知,《道德经》由《道经》和《德经》组成。《道经》以释道为本,与西人所谓“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的做法不谋而合;《德经》专论为人处世之道,与西人所谓“人生哲学”(philosophy of life)的追求异曲同工。老子论为人处世,主张因时而动,顺应自然,所谓“弱者道之用”(《道德经》第40章),是也。与此不同,老子论道,虽然认定“道法自然”,却又以“反者道之动”一语,道破“道”的秘密:“道法自然”的基本方式不是顺势而为,而是逆势而动。

“反者”之“反”,既指相反、反对,又指返归、返回。前者是对立,后者是由对立重返统一。前者属于动力论(dynamics)的领域,后者属于目的论(teleology)的范畴。两者虽然密切相关,但毕竟颇为不同。而且前者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后者,因为后者不过提供了一种乌托邦愿景

(utopian vision), 甚至只是一种幻象而已。

长流之水必有源, 繁茂之树皆有根, 对立和相对, 亦非无源之水或无根之木。要而论之, 对立和相对, 源于老子所谓的“道”本身固有的内在矛盾。在“道”的内部, 矛盾的双方互为前提, 相互依存, 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这样的矛盾不仅源于“道”, 而且见于“物”。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仅凭常识即可发现, 老子所言, 是何等的英明: “有无相生, 难易相成, 长短相形, 高下相盈, 音声相和, 前后相随, 恒也。”(《道德经》第2章)

也正是因为“道”有其固有的内在矛盾, 它才具有如此简明和完美的动力机制, 才能展示如此生机勃勃的内在动力: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道德经》第42章) 这个动力呈现的过程, 实即“道”的分化和外化的过程。自然界种种神秘莫测的变化, 诸如“金玉满堂, 莫之能守”(《道德经》第9章), “夫物芸芸, 各复归其根”(《道德经》第16章), “飘风不终朝, 骤雨不终日”(《道德经》第23章), 等等, 皆为道的分化和外化之结果。

书于 2500 多年前的《道德经》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不仅对我国, 而且对全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透过它的视角, 以我国固

有的传统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来审视西方现当代文化思潮和社会思潮，不仅是有益的尝试，还会带来诸多的裨益。以往我们总是透过西方的视角，审视我们的现实。现在，我们也可以透过中国的视角，把握西方的事态。至少，我们可以据之描述西方现当代文化思潮和社会思潮的面貌、特征和走向，发现其“有无相生”的基本规律。

进入 20 世纪后，西方思想界、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开始大规模地对近代以来的诸种文化思潮（这些思潮通常被冠以“现代性”之名）和社会思潮进行广泛、深入和长久的反思，甚至进行激烈的反抗或彻底的反叛。作为如此反思、反抗和反叛的结果，种种“反”字当头的文化思潮和社会思潮开始大量涌现。它们不仅对西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给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带来了有益的启示。

反启蒙、反文化、反建制、反英雄、反艺术、反唯实论、反乌托邦、反全球化、反现代化、反智主义、反美主义、反人本主义、反权威主义、反女权主义、反民族主义、反消费主义、反基设主义、反资本主义、反科学主义等等“反”字当头的文化思潮和社会思潮，均为“反西方”的“西方主义”，因而呈现令人眼花缭乱的悖反

(antinomies)之势:是“西方”的,但常常打着“反西方”的大旗;虽然“反西方”,毕竟还是没有跳出“西方”的窠臼,没有消除“西方主义”的嫌疑。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它们不只是对现代文化思潮和社会思潮的反叛、反抗、反击、反驳、反感、反攻倒算、反唇相讥、反目成仇、反其道而行之,而且是对现代文化思潮和社会思潮的反观、反思、反省、反刍和反馈。从这个意义说,“反”派思潮也是现代文化思潮和社会思潮的另一面,甚至是对现代文化思潮和社会思潮的深化和延续。从长远看,它们不仅没有阻止现代文化思潮和社会思潮的发展,反而推进了现代文化思潮和社会思潮的进程。

西方的现当代思想史和社会史就是由“正”而“反”的历史,而“反”不是对“正”的简单否定,而是对“正”的调整和强化。由“正”而“反”的过程,也是黑格尔所谓的“扬弃”的过程。与老子的“反者道之动”相比,黑格尔的“扬弃说”能使我们更好地领悟“正”与“反”的互动关系。

在黑格尔看来,“扬弃”是对全部直接的、物质性的传统和现实的直接扬弃,是对被扬弃的传统和现实的语

境的彻底剥离。扬弃把被扬弃之物的大量丰富的特征、属性，化约为固定、僵死的规则、符号和原理，因而无异于是对被扬弃之物的“羞辱”。一旦被扬弃，一旦经历了如此的“羞辱性过程”（mortifying process），被扬弃之物的生命的直接性就会暂时丧失。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扬弃的过程是从“绿色”的生命直接性迈向“灰色”的概念性结构的过程。这个过程体现了“本质性的决断”（essential determinations），而我们无法凭借直接的经验来认识和把握这种本质性的决断。倘若没有经历扬弃的过程，倘若我们一味注重现实、历史和传统的“正”的一面，而忽略其“反”的一面，我们的认识就会永远处于原始的认知状态。

柏拉图就曾经把“现实性”化约为“可能性”，把“实然性”化约为“应然性”，因为他总是把理念赋予事物，而把理念赋予事物，就是把某个“道义之维”（deontological dimension）赋予该物：不仅指出它是什么，而且指出它应该是什么，使“应该是什么”成为我们身之所历、目之所见的真正现实的核心，同时凸显真正现实的内在潜力和丰富的可能性。

这是化约，这也是决断，化约和决断的魅力也正在于此。化约和决断，恰恰是扬弃的两个方面。通过化约

和决断（即扬弃）来审视世界，其实就是透过众多潜在性之镜（lenses of the potentialities）来领悟周围世界的现实性。或者用黑格尔的话说，通过化约和决断（即扬弃）来审视世界，就可“设置”周围世界的现实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反”派思潮可以使我们的认识登上新台阶，进入新阶段。透过它们，我们不仅可以了解西方思想的最新走向，而且可以明察西方思想发展的内在机制。

或许这就是这套书的价值之所在。

目 录

导 言 /001

第一章 英雄的自我消解 /003

- 一、古典英雄：半神半人的崇高存在 /003
- 二、卡莱尔：英雄在近代降格 /007
- 三、普列汉诺夫：个人对历史的作用 /018
- 四、胡克：领导性与英雄 /020

第二章 反英雄与非英雄之辨 /025

- 一、辞书中的名义之混：anti-hero 与 non-hero /025
- 二、王岚：一切“证伪”都是反英雄 /033
- 三、反英雄：后现代文学之特殊符号 /041
- 四、哈桑：讽刺型反英雄与暴力型反英雄 /054
- 五、鲁宾：“反”与“非”的似非而是 /075
- 六、楼成宏：后现代的“非道德人格” /086
- 七、赖干坚：哈桑观点的系统化 /089
- 八、吕爱晶：哈桑与鲁宾观点的镶嵌式借用 /094
- 九、广义的反英雄与狭义的反英雄 /096

第三章 反英雄的文学呈现 /105

一、前现代反英雄 /106

二、现代反英雄 /126

三、后现代反英雄 /157

主要参考文献 /189

后 记 /191

导 言

反英雄 (antihero) 是每一位讲授欧美现当代文学课程的高校教师都会遇到的范畴, 也常常作为一道名词解释题目出现在国内各高校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试卷上, 这是一个熟悉的面孔。但是, 正如很多“熟悉的陌生人”, 当我们真正想要审视这一术语的内涵时, 它反而变得暧昧而模糊。“反英雄”是小说、戏剧、电影等文学艺术作品中的一种角色类型, 但是, 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学者及文学术语辞书对此类角色的内涵界定却大不相同。有人在广泛的意义上将其视作与“英雄”角色相对立的一切角色, 有人却大大压缩这一意义范围, 将其意义场域限定在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某些特定流派 (如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垮掉的一代”等) 的文艺作品中, 更有人模糊了“反英雄”与毗邻范畴 (如“小人物”、“反面角色”、“非英雄”等) 的意义边界, 从而导致这一范畴的意义含混起来。甚至国内某些学者将这一

术语泛化了，用它来指代一切民族、一切时代的文艺作品中英雄式主人公之外的角色，在隐喻和象征的意义上使用它。

可见，“反英雄”这一术语看似简单，却承载着丰富的文学肌理。它是文学网络的意义交叉点，促使人们认识文学范畴之间的衍生和覆盖关系，并梳理文学范畴自身的内涵变化历史，以及正视文学范畴的泛用问题，甚至文学范畴内涵的整体演进路径。因此，编写一本小册子来介绍反英雄的前世今生，便很有必要了。

第一章

英雄的自我消解

“反英雄”作为一类文学形象，并非站在“英雄”对立面的反对力量，其内涵脱胎自人们对英雄的定义。随着“英雄”含义的分解和演变，从它的内部诞生了反英雄。所以，反英雄是英雄基因发生裂变之后出现的新个体，它的内涵源头是英雄。在认识反英雄的外延之前，首先要对其内涵进行一番剥离；而在认识其内涵之前，首先要认识“英雄”这个范畴的内涵。

一、古典英雄：半神半人的崇高存在

“英雄”既是一个文学概念，也是一个超文学概念。如果将其放在文学批评的语境中，它的历史便很古老了。在古希腊神话中，英雄是半神半人式的人物，是神祇与凡人结合后生下的后代，比如阿喀琉斯与赫拉克勒

斯，他们往往具有超人的力量。但是，自从英雄出现在以《荷马史诗》为滥觞的长篇史诗或古希腊戏剧（限于悲剧）中，他们的地位悄悄发生了变化。英雄不再仅仅指涉一类人物形象，而是参与了文学结构的组成，成了文学叙事的推动要素之一，直接关系到作品情节结构的完整性^[1]和叙事的起始与终结^[2]。无论是一类人物形象，还是一种叙事要素，英雄的品格是大致确定的，他们应当在道德、能力与意志力上高出常人，“悲剧摹仿比我们好的人”^[3]，即“声名显赫，生活顺达，如俄底浦斯、苏厄斯忒斯和其他有类似家族背景的著名人物”^[4]。但此类人物在比一般人“好”的同时，在性格上又应当存有弱点，他们不是品质卑劣的“恶”人，只是有缺陷，“既然悲剧摹仿比我们好的人，诗人就应向优秀的肖像画家学习。

[1] 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第8章，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2] 参见〔英〕罗吉·福勒《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词典》，袁德成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3页。

[4]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97页。

他们画出了原型特有的形貌，在求得相似的同时，把肖像画得比人更美。同样，诗人在表现易怒的、懒散的或性格上有其他缺陷的人物时，也应既求相似，又要把他们写成好人。荷马描绘的阿基琉斯尽管倔犟，但仍然是个好人”^[1]。由此可见，“英雄”作为一类文学形象，从一开始便携带了对自身内涵的消解性，“反英雄”内涵是从“英雄”内涵的内部衍生出来的属性。

如果再将这一内涵具体化，则要考量一种个人化的天性。朗吉努斯（Longinus）在《论崇高》（*On the Sublime*）这篇论文中分析了《荷马史诗》里的埃阿斯等英雄形象。他指出，若要塑造一种“崇高”（sublime）的文艺风格，则作品中的英雄形象必须具备“伟大的心灵”，必须“意志远大，敝屣浮华”；必须勇气非凡，“绝不乞求生命”，“哪怕是宙斯在向他进攻”；并且要有一种悲凉、雄浑、沉默、庞大的外部表现，“‘招魂’一章中埃阿斯的沉默是多么悲壮，比任何的谈吐还要崇高”^[2]。由此看来，关于英雄形象在“超于常人”方面的

[1]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113 页。

[2] 参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一卷，章安祺编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品格，至少有两点可以肯定：第一，英雄是人不是神，他们拥有人类的血肉和情感，无法长生不死；第二，英雄在肉体与精神两个层面上的强大程度都远远超过常人，是日常生活中所不容易见到的，令人产生“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积极向上的崇拜之情。

往后的文艺理论家基本沿用了英雄的这种内涵界定。“英雄”与渺小、可怜、庸常、猥琐等性质绝不相容，他们的个人品质和伟大功业所带来的影响力必须既强且广。布瓦洛（Nicolas Boileau-Despréaux）在《诗的艺术》（*The Art of Poetry*）中说道：“我们不能像小说，写英雄渺小可怜，不过，伟大的心灵也要有一些弱点。阿什尔不急不躁便不能得人欣赏。……论勇武天下无敌，论道德众美兼赅；纵然是在弱点上也显得英雄气概；要他的惊人事迹能值得谱成演义，要伟大得像恺撒、亚历山大或路易。”^[1]只要道德与意志强大得吓人，连性格缺陷也是令人崇敬的。试想，普通人日日都有的柴米油盐值得在史书工笔中留下痕迹吗？人们对异于常态的事物的惊奇感才会衍生出崇拜，而这种崇拜本身的力度往往也是不

[1] [法]布瓦洛：《诗的艺术》，任典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7、46页。